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三十四回 李夫人婆媳自投 盧賽花女扮男妝

話說盧夫人母女勸李夫人婆媳不必愁苦，又吩咐備酒與李夫人婆媳壓驚。李夫人婆媳二人感謝不荊且說強四爺退走出來心中不願道：「這正是做官莫做小，做小被人欺。我奉差往盧家搜查李榮春家眷，誰知搜不出來，反被盧家母女二人出言不遜，叫我做狗吠三聲才放我出來，這是那裡話說起？因我官小就被他母女如此欺負。」一面走路一面想，不覺已到府堂，回復了差官稟道：「盧家並無李榮春家眷在內。」差官聞報也沒奈何。誰知那花興見強四爺去盧家搜查李榮春的家眷，他在就近打聽，見搜不出一個人來，心中疑惑道：「我看李順賊頭賊腦眼淚汪汪忙張張走進盧家，為何搜不出人來？其中定有蹊蹺。為何強四爺去搜不出？」爾說這花興乃萬惡的刁奴，平日助伊主人無惡不作，為伊主人一心要害盧、李二家。心中想來想去想不出甚麼緣故。正要回家，卻好遇著一個轎夫叫做丁三。那花興平日積下數貫錢，在外放債扔二利息，借他一貫實錢，只八百文而已，每月二百文利錢。那丁三與花興借了二千錢，每月四百文的利錢，已欠兩個月利錢未還，這日被花興遇著，叫道：「丁三，爾欠的錢到底還也不還？」丁三道：「興大叔，這兩日實在沒處趁錢，再遲兩日必定清楚。」花興罵道：「放爾娘的狗臭屁，爾這兩日甚有趁錢為何不還，敢是存心不還麼？」丁三道：「不瞞爾說的，一連五日沒有趁錢，昨日真是皇天庇，有盧府夫人請李府夫人並大娘過去吃酒，我所以才趁一百文錢，買些柴米，尚無剩錢可買鹽菜，那裡有錢可還爾？如今再寬我兩三日，自然送來還爾的。」花興聽了說道：「既是如此爾去罷。」心中大喜道：「如今好了，李榮春家眷必定在盧家了。只是昨日為何搜不出哩？諒是還有搜不到之處。方才丁三乃是無心之言，必在盧家，待我去報差官再去細搜，不怕不將他拿祝」遂一直走去見差官，復將情由一一稟明，差官說道：「恐未必是真。」花興道：「若不在盧家，我情願將首級取下與老爺。」差官道：「為何強四爺去搜不出？」花興道：「官家房屋極多，恐有搜不到之處，乞老爺親自去搜，必定搜出。」差官聞言，即時同府縣衙役親自去搜。那花興又想：「我家小姐的臥房與盧家小姐的樓房貼壁相連，倘或是他從露臺爬爬過來也未可知，待我回去守住小姐的臥房，他若爬過露臺來我便就一手拿一個，兩手拿一雙，那時怕他飛上天去不成？」

想定主意，急急走回家中。

那時夜靜更深，皓月東升，走到樓上將門一推，卻是閉的緊緊的，想道：「這又古怪了，小姐房內久已無人上來，何故門是閉的？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是了，必是盧家的人扒過露臺來關的，將李夫人並大娘藏在裡面，是故強四爺搜不出，如今爾中我的計了。」遂又走下樓來，叫了花吉、花祥二人同來將門打開，點了火把四處一照，並無人影。花吉道：「這露臺有門窗阻隔，如何能得過來？」花興道：「有膽量的就能走過來，這有何難？」花祥道：「既如此為何不見哩？」花興道：「這也古怪了，不然為何門是那個來關的？」

且說花興等三人在那裡猜疑，且說盧夫人正在吃酒，尚未去睡，忽見丫頭走來報到：「不好了，強四爺搜了不算數，如今差官同府縣衙役親自來搜了。」盧小姐道：「不妨事的，仍舊到隔壁樓中去躲一躲便了。」青蓮道：「李夫人、大娘不必著急，隨我到隔壁樓上去躲避便了。」李夫人即同淡氏大娘沒奈何，只得隨了青蓮來到盧賽花房中，青蓮就去開門道：「夫人、大娘快些走過去。」那花興一見道：「好了，在這裡了。」花吉、花祥連忙趕上前來。那青蓮一見有人趕來，叫聲：「不好了。」將李夫人並大娘推過，回身就走。花興喝道：「如今走往那裡去？」隨趕進盧賽花房內，卻好盧小姐走上樓來，一見花興等三人吃了一驚，喝道：「爾等是何等樣人？敢走進我的房來胡鬧？」花興道：「小姐，胡鬧胡鬧，有此變兆，再不想有此一扇好牢門，如今被我拿住了，快些走開，我去報差官來拿。」盧小姐聞花興此言心中大怒，柳眉倒豎，掄拳將花興等三人打得叫救連天，沒奈何抱頭鼠竄退了回去。盧小姐罵道：「為人在世不要這般好巧，爾主人作惡多端已經眼前報應，爾們一介下人差不多些罷了。」又叫道：「伯母啊！事已出破，如何是好？」李夫人道：「姪女，爾不必驚忙，這是我二人命該如此的。」叫聲：「媳婦，隨我出去罷。」二人來到廳上道：「爾們不必囉唆，我婆媳二人在此。」差官一見，吩咐左右拿下了，盧夫人是個窩家，也一同捉拿。那盧小姐欲要動手殺了出去，猶恐母親同李夫人並大娘一發不好，又要連累地方百姓，反為不美，遂急急取了幾封金銀並陶天豹的小圖對青蓮道：「我到舅老爺那邊去耽擱幾日再作道理，爾明日走來看我便了。」

青蓮道：「我要與小姐同去。」盧小姐道：「不可，這時夜靜更深，二人同走更為不便，爾在此看個明白，明日來報我便了。」

說完走到後門將門開了，見四下無人，遂放心而去。爾道欽差來此為何無人圍府？因這衙役聽見說拿住了李榮春家眷，大家走向前來觀看，所以無人圍府，是以盧小姐得能無事出去。

且說差官問府縣道：「他家尚有何人？」方知縣答應道：「尚有一個小姐。」差官吩咐：「將小姐也一並捉拿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各各走到四處去搜捉，並無蹤跡，來回稟差官道：「盧小姐不知去向。」差官吩咐：「將他三人上了刑具帶回衙門。」一面吩咐衙役分頭往四處去查訪，遂押了犯人回府。

那花興被盧小姐打了幾拳心中不願，來到盧府打聽，見盧夫人並李府婆媳一概上了刑具帶去衙門，心中大喜，回到家中自稱能幹，那總管對花興道：「爾小小年紀凡事差不多些罷了，何苦結這死冤？豈不罪過？」花興道：「少爺待我甚好，理該與少爺出力才是。」總管道：「我看爾將來如何結局？」

且說差官來到府堂，將他三人打入囚車，又將強四爺大罵一場，追了印信。強四爺氣滿心胸，回衙收拾。他與司獄李國華分相契，遂來與李國華辭別，說起此事，李國華排酒款待。

李元宰聞說分大怒，差人前去打聽李夫人消息，家人打聽明白，走來回報到：「已經打入囚車，今夜就要起身了。」李元宰道：「爹爹在李大爺面上是受過恩情的，如今他家遭此大難豈可坐視不救？」李國華道：「我豈不知要去救他？只是無計可施。」李元宰道：「既如此，爹爹可肯放孩兒前去麼？」李國華道：「爾要到那裡去？」李元宰道：「孩兒要到蟠蛇山去請眾英雄來救李夫人。」李國華道：「既如此說，爾自去罷。」

李元宰隨即收拾行李，別了爹娘，上馬加鞭而去。

且說盧賽花連夜走到安府，將此情由細說一遍，那安老爺為人最是膽怯，不論大小事情動不動就怕是非相累，說：「自保身家要緊。聞這件事情越弄越大了，目今時勢只好各顧自己的，況且非親非故，這件事是做不得好心，須傾傾家之禍不是當要的。不是我做舅的薄情，想我偌大年紀之人尚沒有兒子，我這性命是要緊的。」盧小姐聽了此言不覺呆了半響，暗想道：「怎麼說出這樣話來？雖然爾膽小，但是我外甥女面上說不得這句話來。今日我才曉得世情冷暖，我此來差矣。」乃叫道：「母舅，我此來一則通信，二則辭別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多謝爾有情，如今爾要往那裡去？」盧小姐也沒好聲說，答應道：「逃難而已。」安老爺道：「這是沒奈何的事，日後平安仍舊回來看我。」盧小姐道：「這個再看。」安夫人把眼一瞧，將面就變起來，叫聲：「甥女爾不要睬他，自古道有親必顧，這般膽小做什麼男子漢？」安老爺道：「夫人說出混話來了，我若留住他，倘被查出一家都被連累在內了。」安夫人道：「不妨，有我在。甥女，爾同我進去便了。」安老爺說：「夫人不要沒主意，明日若被查出拿去，爾我性命不必想要活的。」

安夫人道：「且待他來查時再作道理。」盧小姐道：「母舅放手，我要去了。」安夫人說道：「甥女說那麼話？既來之則安之。」一手拽盧小姐進房坐下，問明情由道：「甥女，不是我來埋怨爾，千不合萬不是，都是爾娘兒二人不是，別人身上抓什麼癢？今日惹出這樣飛禍，誥命夫人被人捉拿，成何體面？」

盧小姐想道：「方才被母舅埋怨了，不得今又被他扯進來湊一雙麼？」遂立起身來說道：「事已如此，說也無用，我要去了。」

」安夫人道：「且慢，我說便這等說，決不來怪爾的。只要靠天保使他不來搜查就好。」吩咐備酒款待。盧小姐道：「不必費心，家庭遭變那有心情吃酒？」安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吩咐備辦點心進來。」盧小姐此時那裡有心情吃得下咽，只是呆呆坐著流淚而已。

且說安老爺在書房想道：「婦人家曉得什麼利害？說什麼有親必顧，到明日被人搜查出來，那時連自己也不能顧了，看爾顧得他麼？」一夜不能合眼。直到天明，親身往外打聽，才曉得盧、李二家家眷已解進京去了，因走了盧賽花一人，府縣要差人挨家逐戶搜查。安老爺本是膽怯的人，不聽此言猶可，一聽此言嚇得冷汗直流，急急趕回家中，一步一跌跌進內廳，大聲叫道：「夫人啊！不、不、不好了，爾、爾、爾不聽我的話，要弄出大禍來了。」就將打聽之言說了一遍。安夫人道：「我只道我們是縉紳人家不來搜捉，誰知也要前來搜查麼？」

安老爺道：「爾到說得自在話兒，莫說爾是縉紳人家，爾就是皇親國戚也要搜查的。」安夫人道：「如此卻怎麼好？」盧小姐道：「不必著忙，可有男人衣中？借我一套。」安夫人問道：「要他何用？」安老爺連忙答道：「他自然是有路用的，待我走去拿來。」盧小姐即時將頭首飾除下，三把頭髮合做一把梳，那安老爺已將衣中取到，盧小姐將中戴了，又將羅裙解下，將一套男人衣服穿將起來。安老爺仔細一看，笑道：「好個男人。」安夫人道：「不要快活盡了，可將耳鉤除下。只是這一雙小腳卻如何處置？」安老爺道：「這個不妨，來壽的腳最小，他的靴亦可以穿得。」遂又走去將幸人來壽的靴拿了來。盧小姐一看說道：「尚長些，可有破棉絮拿些來。」安老夫人道：「有、有。」遂去拿了一大堆破棉絮來。盧小姐穿了靴，將破棉絮塞滿靴內，打扮完了問道：「可有坐騎借我一匹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有。」吩咐家人：「將我的坐騎備好鞍轡伺候。」盧小姐叫聲：「母舅、母姪請上，甥女就此拜別。」安夫人道：「若事情平定了，爾要來看我們的。」盧小姐答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遂辭別上馬，出了後門而去。安老爺道：「他去了放下我心頭一塊大石。」吩咐門上並眾家人道：「不管什麼人來問盧小姐，只說並不曾來，就是他家使女來尋也是如此回他。」家人領命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青蓮次日要來見盧小姐，安府門上回道：「並不曾來。」青蓮要尋也無處去尋，只得歸家，日日思念夫人小姐而已。

花、盧兩家俱各無主，家人吵得亂亂紛紛，將壁門塞斷不表。

且說施碧霞在山中日日思望：「田、李二家家眷為何此時尚不見到？」這日忽見嘍囉來報道：「朝廷差花錦文領兵前來剿捕，請令定奪。」施碧霞聽了，心中大喜道：「如今正好報仇了。」隨即裝束停當，即時提槍上馬，帶領嘍囉殺下山來，大聲喝道：「何物花錦文，敢來送死。」花錦文道：「爾這女賊，快通姓名來。」施碧霞答道：「姑娘姓施名碧霞，爾這狗頭敢就是花錦文麼？」花錦文答道：「然也，既知我的名聲快快下馬受綁，免我動手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我正要來拿爾，卻好爾自來送死，著槍罷。」舉槍便刺，花錦文叫聲：「慢來。」

舉起刀便隔，回手也是一刀，二人一來一往、一上一下，殺了五□餘合不分勝敗，一邊要活捉女賊好去報功，一邊要生擒奸臣好來報仇，殺到日落西山不見輸贏，各自收兵。一連交戰□三陣，俱各不見勝敗。施碧霞想道：「只此一個花錦文尚且拿他不下，怎麼報得仇來？」

這夜在燈下看兵書戰策，忽見湯勝姑走近前來說道：「小姐，不是我冒犯小姐，說臨渴掘井那裡濟得出來？若要生擒花錦文，待我明日帶三百名嘍囉下山去，定要活捉花錦文上山來。」施碧霞道：「爾休得小視了他，他的武藝不在我之下。」湯勝姑道：「小姐也休得小覷了我，若生擒花賊，願將首級獻上。」施碧霞道：「爾可知軍中無戲言麼？」湯勝姑道：「怎麼不知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既是如此，立下軍令狀來。爾若能生擒花錦文來記爾第一功。」湯勝姑就立下軍令狀。至次日，施碧霞升帳坐下，忽見嘍囉報道：「花錦文前來討戰。」施碧霞問道：「誰人敢出馬生擒花錦文，記取頭功。」湯勝姑上前答應道：「小將願往活拿花錦文，若是死的也不算功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既如此與爾三百人馬，須要小心。」湯勝姑說聲「得令」，遂領了人馬下山而去。不知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